

## Analysis of 2019 Common Hope Language Institu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Characters and Symbols

### 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汉字类与符号类的理解分析

| Chelsi Fidelis<sup>1\*</sup> | Sabinus Iden<sup>2</sup> |

*Sekolah Tinggi Bahasa  
Harpan Bersama, pontianak,  
indonesia*

*c43151@gmail.com  
indotino2015@gmail.com*

#### ABSTRACT

The way a community uses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language, causing changes in how words are used online. Although online expressions may originate from Chinese, the usage of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differs greatly from that of everyday Chinese. Therefore, learners of Chinese must understand internet language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among the 2019 cohort of students at the Joint Hope Language Institute. After summarizing the categories of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and test items. Based on the survey conducted with the 2019 cohort of students at the Joint Hope Language Institut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st students still have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ographic and symbolic categories of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particularly in the categories of old words with new meanings and homophones. In addition, students in the institute receive limited instruction on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focusing primaril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linguistics.

#### KEYWORDS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internet; Logographic category; language; symbolic category

#### 引言

自古以来，人类就相互交际，而语言则是人类互动的重要手段。在日常生活中，语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用以表达说话者的思想与情感。语言最基本的交际功能是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从而促成社会体系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不断发展变化，并产生新的语言现象（周建民，2015）。

由于社会每年都有新词产生，语言呈现高度的动态性，换句话说，它很容易适应周围环境。语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环境因素；某地人口增多时，就可能产生新的词汇，使对话中的语言更加多样化（邓华，2020）。

除了语言本身，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也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交媒体是便利人类交流的重要技术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语言的使用方式也受到影响。

在当今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沟通的基本需求。微信、微博、QQ、脸书、推特等，都是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例子（Alexandra Valery, 2013）。

随着时间推移，流行语也不断变化。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流行语，而这些流行语如同社会的一根敏感神经，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根据牛津在线词典，流行语是在一定时期内广泛传播并被社会所接受的词语。流行语多源自年轻人自创、使用的俚语或网络语言（Goziyah & Yusuf, 2019）。网络流行语言是在一定时期内网络上最常见、并为大量网民熟悉的具有自身特点的自然语言。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语言与现代汉语联系紧密，并对现代汉语的特点产生重要影响（李辞，2020）。网络流行语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交流方式，是反映当代青年心理需求与时代特征的亚文化符号（周妍，2019）。作为网民集体创造的“全民语言”，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变迁的象征性缩影，也是当下网络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公众情绪变化及社会舆情的重要窗口（朱晓施，2014）。

网络流行语在多种语言中都能找到，其中之一便是汉语。汉语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语言，也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由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汉语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汉语网络流行语也变得更加多样（Aisyah, 2016）。

中国使用互联网已有近二十年。汉语网络语言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网民在社交平台交流时普遍使用网络语言。汉语网络语言的出现与流行，对中国传统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Harahap, 2016）。由于网络流行语产生于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存在是无法避免的。网络流行语涵盖字、词、句、语篇、符号、图片以及短视频等形式。网络语言通常分为四类：汉字类、符号类、图片类与复合类（王佳毅，2020）。

网络新词语反映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各种汉语网络流行语的存在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此希望进一步调查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中汉字类与符号类的理解程度。同时，笔者也希望了解学生不理解汉字类与符号类用法的原因。之所以选择 2019 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届学生正处于网络语言使用最为活跃的阶段，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频繁接触并使用网络语言，其中一部分学生曾系统学习过网络语言相关内容，具备一定的认知基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本研究对象为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全体学生。由于汉字类与符号类最为常见且较易分析，因此本研究仅聚焦于这两类。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通过调查问卷与测试题收集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笔者得以了解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汉字类与符号类的理解水平，以及他们常使用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Sugiono, 2015）。

## 研究方法

在汉语中，社交媒体上广泛使用的网络词汇不断出现并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语言不断变化，其词汇量也随之增加。然而，许多汉语学习者一包括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学生一对于汉语网络语言的理解仍然不足。本研究旨在调查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中汉字类与符号类的理解状况，因此需要明确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选取并具有可客观衡量特征的特定群体。本研究的对象为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全体学生，总人数 73 人。

### 二、资料收集方法

根据 Sugiyono (2018)，资料收集可以通过观察、访谈、问卷、文件资料或多种方法的结合来完成。本研究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为：

1. **问卷调查法：**研究者以书面形式提出问题，受访者根据实际情况作答。通过问卷，研究者能够了解学生在理解汉语网络语言时产生偏误的可能因素。
2. **测试题法：**通过设计测试题，研究者可以客观测量学生对汉字类与符号类网络词汇的理解程度，并了解学生最常出现的偏误类型。

### 三、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偏误分析法，并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开展研究。首先通过问卷与测试题收集数据，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归纳与统计；其次对常见偏误类型进行分类分析；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与解释，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 研究结果及探讨

本研究旨在了解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的理解程度。研究对象包括 6A、6B、6C 三个班级，共 73 名学生。数据以定量方式呈现，依据学生填写的问卷与测试题，对其对汉语网络语言的理解状况进行统计与分析。

根据前期调查与教学观察，笔者初步发现，“旧词新义类”和“谐音类”在汉语网络语言中具有较高的理解难度，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围绕这两类进行分析，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旧词新义类”来看，其难点在于词语的表层形式保持不变，但其意义却发生了较大转变。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已掌握这些词语的原有意义，容易受到原有认知的干扰，产生“意义迁移错误”，从而难以准确理解其在网络语境中的新含义。同时，旧词新义类网络词往往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和时代特征，若脱离具体语境，学生更容易产生理解偏差。

其次，“谐音类”网络词的难点主要体现在语音与意义之间的间接关系上。这类词语通常通过语音相似构成新的表达形式，其真实含义无法从字面意义直接推断，而必须依赖对发音特点、文化背景以及网络使用习惯的综合理解。对于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其语音敏感度与文化认知相对不足，因此在理解谐音类网络词时更容易出现偏误。

再次，从教学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尤其是旧词新义类与谐音类，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涉及较少，学生主要依靠网络环境中的零散接触和自我学习获取相关知识，缺乏系统性的讲解与规范化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学生理解这两类网络词语的难度。

综上所述，由于旧词新义类具有较强的“意义隐蔽性”，谐音类具有明显的“语音与文化双重依赖性”，再加之教学输入相对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类网络词语进行进一步的系统调查与分析。

### 一、学生中文基础情况

在进入学院前的汉语学习经历方面，有 5 名学生（6.8%）从未学过中文；7 名学生（9.6%）学习不足一年；14 名学生（19.2%）学习一至两年；16 名学生（21.9%）学习三至四年；而有 31 名学生（42.5%）学习超过五年。多数学生具备一定的中文基础。

在学习汉语的动机方面，“对汉语有兴趣”占比例最高（42.5%），其次为“为了未来更容易找到工作”（27.4%），而“父母要求”（16.4%）与“喜欢看中国电影”（13.7%）占比较低。可见兴趣与职业需求是主要学习动机。

### 二、中国软件使用状况

学生使用最多的中国软件包括：百度（90.4%）、抖音（69.9%）、爱奇艺（68.5%）、微信（56.2%）与微博（31.5%）。其中百度因其搜索功能被多数学生依赖；抖音因内容丰富、网络语言使用频繁而受欢迎；爱奇艺则使学生能接触大量中国影视文化。

在“中国软件带来的好处”中，最多学生选项为“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80.8%），其后依次为“了解中国资讯”（72.6%）、“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61.6%）、“可以与中国人交流”（45.2%）。可见中国软件主要帮助学生扩展文化与资讯获取，而非直接提高网络语言能力。

### 三、汉语网络语言的使用与学习

关于“是否经常使用汉语网络语言”，仅 2 名学生（2.7%）表示经常使用，25 人（34.2%）表示一般使用，而多数学生（53.4%）很少使用。原因包括：

- (1) 许多学生虽使用中国软件，但接触网络语言的机会有限；
- (2) 课堂中网络语言教学不足。

在“是否在课堂上学习过汉语网络语言”方面，学过的学生有 39 人（53.4%），没学过的有 34 人（46.6%）。虽然已有部分课堂涉及网络语言，但整体教学仍不足，学生更多依靠课外软件自行学习。

### 四、对网络语言的兴趣

在“是否对汉语网络语言感兴趣”的问题中，58.9% 的学生表示有兴趣，39.7% 表示一般，只有 1.4% 没兴趣。多数学生将网络语言视为汉语的一部分，并认为学习网络语言有助于与中国朋友沟通，也能更好理解中国名人的社交媒体内容。

### 五、测试题统计数据

问卷测试题总数为 20 题，分为 8 个分类，即：旧词新义类为 2 题、字母符号类为 2 题、数字符号类为 2 题、谐音类为 4 题、外来词类为 2 题、混合符号类为 4 题、合音

变类为 2 题、缩略式类为 2 题。所有测试题都是多项选择题，问题 1 到 10 是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而问题 11 到 20 是选择“对”/“错”。这些测试题旨在了解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分类的理解程度。

表 1. “旧词新义”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1	旧词新义	请选出“恐龙”在网上的意思	非常有心计的女生	20	27.4%
			样貌不好的女人	19	26%
			样貌不好的男人	34	46.6%
2		请选出“青蛙”在网上的意思	非常有心计的女生	23	31.5%
			样貌不好的女人	25	34.2%
			样貌不好的男人	25	34.2%

第 1 题“恐龙”在网络中的含义是“样貌不好的女人”，正确答案为此选项。根据表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中答对的有 19 人（26%），答错的有 54 人（74%）。“恐龙”本义为中生代的一类爬行动物。

第 2 题“青蛙”在网络中的含义是“样貌不好的男人”，正确答案为此选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有 25 人（34.2%），答错的有 48 人（65.8%）。“青蛙”本义为一种生活在水中或水边的动物。

表 2. “字母符号”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3	字母符号	请选出“AWSL”在网上的意思	“哎我芳联”的缩写，表达非常可爱芳联的心情	7	9.6%
			“啊我死了”的缩写，形容非常喜欢，激动的心情	49	61.7%
			“啊我傻了”的缩写，表示自己蠢有粗心	17	23.3%
4		请选出“XSWL”在	“笑死我了”的缩写，形容非常好笑的事物	41	56.2%
			“吓死我了”的缩写，形容自己被吓到的心情	29	39.7%

		网上的意思	“洗漱完了”的缩写，表示一个人要洗东西	3	4.1%
--	--	-------	---------------------	---	------

第 3 题 “AWSL” 在网络中的意思是“啊我死了”的缩写，用来形容非常喜欢或激动的心情。根据表格，答对的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有 49 人（67.1%），答错的有 24 人（32.9%）。在 B 站弹幕中，AWSL 常用于看到可爱或“社保”的内容时表达强烈的兴奋感，仿佛“可爱到要死了”。

第 4 题 “XSWL” 在网络中的意思是“笑死我了”的缩写，用于形容非常好笑的事物。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有 41 人（56.2%），答错的有 32 人（43.8%）。XSWL 是常见的网络流行语，多用于搞笑内容的评论，与英文“LOL (Laugh Out Loud)”意义相近。

表 3. “数字符号”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5	数字符号	请选出“521”在网上的意思	我爱你	59	80.8%
			我愿意	12	16.4%
			我饿了	2	2.7%
6	数字符号	请选出“234”在网上的意思	爱谁谁	9	12.3%
			爱心伞	13	17.8%
			爱相随	51	69.9%

第 5 题要求学生选择“521”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我爱你”和“我愿意”。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共有 71 名学生答对，占 97.2%；答错的有 2 人，占 2.7%。根据表格可知，选择“我爱你”的有 59 人（80.8%），选择“我愿意”的有 12 人（16.4%）。“521”是一个网络情人节用语，与“520”一样都表示“我爱你”。一般来说，521 多用于女性向男性表达爱意，而 520 则较多用于男性向女性表达。此外，“521”也被理解为“我愿意”，用来表达对爱情的承诺。

第 6 题要求学生选择“234”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爱相随”。根据表格，2019 届共有 51 名学生答对，占 69.9%；答错的有 22 人，占 30.1%。“234”是“爱相随”的谐音，是网络情人节用语之一，用于表达“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含义。

表 4. “谐音”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7	谐音	请选出“我太难了”在网上的意思	表示自己太难过了	21	28.8%
			形容自己压力很大	39	53.4%
			表示自己很难做某事	13	17.8%
8		请选出“有期徒刑”在网上的意思	表示妻子对丈夫的管束的较多	19	26%
			表示有些女性拜金，一提结婚就要钱	31	42.5%
			表示妻子剥夺了丈夫的自由	23	31.5%
15	“出现”是“粗心”的原词	对	24	32.9%	
		错	49	67.1%	
16	“康康”是“看看”的原词	对	33	45.2%	
		错	40	54.8%	

第 7 题要求学生选择“我太难了”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形容自己压力很大”。根据表格，2019 届共有 39 名学生答对，占 53.4%；答错的有 34 人，占 46.6%。“我太难了”是“我太难了”的谐音，其“梗”最早出自快手平台上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主播眉头紧锁、眼神空洞，一边说着“我太难了，老铁，最近压力很大”，一边扶着额头、欲哭无泪。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引爆网络，并衍生出以麻将牌“南风”代替“难”的写法。整体而言，“我太难 / 难了”表达了网民在生活压力下希望释放情绪的心理。

第 8 题要求学生选择“有期徒刑”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是“表示妻子对丈夫的管束较多”。根据表格，2019 届共有 19 名学生答对，占 26%；而答错的有 54 人，占 74%。“有期徒刑”本义是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用于强制劳动改造。但在网络语境中，该词被引申为调侃丈夫受到妻子较多约束的状态，带有戏谑意味。

第 15 题判断“出现”是否是“粗心”的原词，本题正确答案为“错”。根据表格，2019 届共有 49 名学生答对，占 67.1%；答错的有 24 人，占 32.9%。谐音类网络词是利用发音相近的字词替换原字形成的新词。“出现”的谐音是“粗线”，“粗线”通常用于自嘲或开玩笑。

第 16 题判断“康康”是否是“看看”的原词，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2019 届共有 33 名学生答对，占 45.2%；答错的有 40 人，占 54.8%。“康

康”最初源自闽南语，如今在网络上被广泛用作“看看”的谐音替代形式，多用于轻松、口语化的表达。

表 5. “外来词”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9	外来词	请选出“爱老虎油”在网上的意思	指一个独立的女生	5	6.8%
			英文“I love you”的谐音	59	80.8%
			形容非常有心计的女生	9	12.3%
10		请选出“骚凹瑞”在网上的意思	指一匹骚马	22	30.1%
			英文“sorry”的谐音	44	60.3%
			表示牢骚了半天	7	9.6%

第 9 题：请选出“爱老虎油”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是英文“I love you”的谐音。根据表格，答对的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有 59 人，占 80.8%，答错的学生为 14 人，占 19.1%。“爱老虎油”源自英文“I love you”的音译，用于表达“我爱你”。该词因电影《狮王争霸》中李连杰将“I love you”读成“爱老虎油”而广为流传。

第 10 题：请选出“骚凹瑞”在网上的意思。本题的正确答案是英文“sorry”的谐音。根据表格，答对的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为 44 人，占 60.3%，而答错的学生为 29 人，占 39.7%。“骚凹瑞”是“sorry”的谐音词，在网络上用于表示道歉。该词因 COSMO 盛典颁奖典礼上朱丹多次叫错明星名字并不断说“sorry”而迅速走红。

表 6. “混合符号”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11	混合	“Buck 思议”是“不可思议”的谐音	对	48	65.8%
			错	25	34.2%
12		“Duck 不必”是“大可不必”的谐音	对	55	75.3%
			错	18	24.7%

13	符号	“你 484 傻”是“你是不是傻”的谐音	对	62	84.9%
			错	11	15.1%
14		“3Q”是“谢谢”的谐音	对	43	58.9%
			错	30	41.1%

第 11 题 “Book 思议”是“不可思议”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共有 48 人，占 65.8%，答错的学生为 25 人，占 34.2%。“Book 思议”属于英语与中文混合的谐音表达。“Book”谐音“不可”，加上“思议”，组合成“不可思议”，意为难以想象、无法理解。

第 12 题 “Duck 不必”是“大可不必”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48 人，占 65.8%，答错的学生为 25 人，占 34.2%。“Duck”谐音“大可”，与“不必”结合后形成“大可不必”，表示完全没有必要。

第 13 题 “你 484 傻”是“你是不是傻”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62 人，占 84.9%，答错的学生为 11 人，占 15.1%。数字“4”谐音“是”，“8”谐音“不”，因此“484”代表“是不是”，加上“傻”便构成“你是不是傻”，用于批评对方愚蠢。

第 14 题 “3Q”是“谢谢”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43 人，占 58.9%，答错的学生为 30 人，占 41.1%。“3Q”源于英文“thank you”的近似读音，在网络中常用来表达“谢谢”。

表 7. “合音变”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17	合音变	“酱紫”是“这样子”的原词	对	45	61.6%
			错	28	38.4%
18		“表”是“不要”的原词	对	37	50.7%
			错	36	49.3%

第 17 题 “酱紫”是“这样子”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共有 45 人，占 61.6%；答错的学生为 28 人，占 38.4%。“酱紫”原本指一种略带红色的暗紫色，但在网络语境中被广泛用于代替“这样子”。由于“这样子”快速连读时听起来类似“酱紫”，该词逐渐在 QQ、游戏等网络交流平台上流行。

第 18 题“表”是“不要”的谐音，本题的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37 人，占 50.7%；答错的学生为 36 人，占 49.3%。在网络中，“表”常用来表达“不要”的意思，是许多年轻女性在聊天中撒娇或装可爱的用语。由于“不要”连读时与“表”的发音相近，因此不少人在网络对话与发帖中以“表”取代“不要”。

表 8. “缩略”类汉语网络语言

题号	网络语言分类	试题	答案	学生人数	
				人数	频率
19	缩略	“MM”是“妹妹”的意思	对	52	71.2%
			错	21	28.8%
20	式	“GG”是“哥哥”的意思	对	54	74%
			错	19	26%

第 19 题“MM”并非“妹妹”的意思，本题正确答案为“错”。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21 人，占 28.8%；答错的学生为 52 人，占 71.2%。“MM”源自台湾网络语言，是“美眉”的缩写，而“美眉”最初来自闽南语“妹妹”的音转，用于指代年轻、漂亮的女性。随着港台影视文化的传播，“美眉”及其缩略“MM”逐渐在网络中广泛流行。

第 20 题“GG”是“哥哥”的意思，本题正确答案为“对”。根据表格，答对的学生共有 54 人，占 74%；答错的学生为 19 人，占 26%。在早期中文网络用语中，“GG”为“哥哥”一词的拼音首字母缩写，用于称呼男性，与“MM”相对，是汉语网络社区中最早流行的缩略用语之一。

## 结论

通过对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在汉语网络语言中“汉字类”与“符号类”理解程度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学生对符号类网络语言的理解程度更高。在汉语网络语言的某些分类中，“字母符号类”“数字符号类”“外来词类”“混合类”“合音变类”以及“缩略类”是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19 届学生较容易理解的类别；而“旧词新义类”和“谐音类”则是理解难度较高的类别。尽管这些词语在形式上与传统汉字相同，但汉语网络词语的使用方式与传统汉字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大部分学生对网络语言理解不足。除了词语用法不同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学生难以理解汉语网络语言。

在参与调查的 73 名学生中，学习汉语超过 5 年的学生多达 31 人，占 42.5%。在进入共同希望语言学院之前，他们多数曾在高中、初中、小学或汉语补习班学习

过汉语。然而，大部分学生尚未意识到掌握汉语网络语言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语言不断变化发展。如今，许多人喜欢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国网民也不例外，许多中国人会在网上使用网络语言进行交流。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学习汉语多年，学生仍可能因网络语言与日常汉语的用法不同，而难以与中国网民顺畅交流。因此，汉语网络语言具有学习价值。

对汉语网络语言的理解需要依靠学生自身的主动性。较高的学习兴趣可以帮助学生更快理解网络语言。由于网络语言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因此更值得被重视与学习。掌握汉语网络语言的学生更容易与中国网民交流。在网络环境中，网民会创造各类网络词语，使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且富有趣味性。这意味着汉语网络语言不仅具有趣味性，还能帮助学生拓展汉语知识。

除了汉语网络语言在理解与使用上存在一定难度之外，笔者还发现汉语网络语言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升汉语知识，还能促进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语言的学生也能从中获得更多乐趣。因此，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帮助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教师在教学中调整教材内容，同时提升学生学习汉语网络语言的兴趣。

### 研究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与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帮助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网络语言，并能够在社交媒体或中国软件上恰当地运用汉语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具体建议如下。

#### （一）对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学生的建议

对于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学生而言，应当加强对汉语网络语言的学习，深入理解各类网络语言词汇的含义与用法。若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学生不仅应掌握传统汉语知识，也应重视对汉语网络语言的理解与运用。由于网络语言在表达方式和使用语境上与传统汉语存在一定差异，而当代青少年普遍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因此理解汉语网络语言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真实的汉语交际环境。中国人通常在社交媒体或中国软件上大量使用汉语网络语言进行交流，若学生仅掌握传统汉语，可能在实际交流过程中产生理解障碍或沟通困难。

#### （二）对共同希望语言学院教师的建议

对于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的教师而言，应适当向学生介绍汉语网络语言的基本特点与常见用法。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汉语网络语言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数量也不断增加，加之近年来学生线上活动频率较高，接触网络语言的机会明显增多。然而，网络语言在表达方式上与学生日常课堂所学的规范汉语存在较大差异。汉语教学不应局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用法的讲解，还应引导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语言使用特点。因此，教师有必要在教学中适当融入汉语网络语言内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网络语言。教师不应忽视学生对汉语网络语言的学习需求，在互联网时代，理解网络语言已成为提高真实交际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可通过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探索有效的教学途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

## 参考文献

- Aisyah, D.L., 2016. Proses Pembentukan Kata dan Makna Bahasa Gaul pada Fans Wang Yibo di Media Sosial Weibo Periode 2020. 1–23.
- Alexandra Valery, D. 2013. Internet Slang and China's Soci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Internet Users in Guiyang.
- Feng, D. W. (2023). *Multimodal Chinese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 Gong, Y., Lai, C., & Gao, X. (2020).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1), 1-13.
- Goziyah & Yusuf, M., 2019. Bahasa Gaul (Prokem) Generasi Milenial dalam Media Sosial.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Tangerang.
- Harahap, M., 2016. Analisis Penggunaan Bahasa Gaul Mandarin pada Media Sosial QQ 2016. 1-70.
- Rudiansyah, R., Lianisyah, U. Y., Sugiarti, T., Adi, D. P., & Avenida, Q. Intera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Chinese Language at SMP Kristen Shining Star Sragen. *Jurnal Visi Ilmu Pendidikan*, 17(1), 1-8.
- Sugiono. 2015. Metode Penelitian Pendidikan (Pendekatan Kuantitatif, Kualitatif, dan R&D). Bandung: Alfabeta.
- Xu, C. L. (2022). Portraying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review of English-language and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015–2020).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3(1), 151-167.
- 邓华（2020）《新世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湖南，冷水江工业中等专业学校，第8期。
- 李辞（2020）网络语言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3期。
- 王佳毅（2020）《网络语言在应用语言学教学中的运用研究》，湖南女子学院。
- 周建民（2015）《网络流行语对语言系统和语言生活的影响——从社会方言的角度》江汉学术，第34卷，第3期。
- 周妍（2019）网络流行语的文化批判与话语分析，《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第117-125页。
- 朱晓施（2014）《网络语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力分析》，辽宁：硕士论文。